



随母亲买菜

陈德平

好多年没进这个菜市场了。从前父母尚在时，只要一有假期就归来，常踩着清晨的薄雾，跟母亲来这里买菜。“这是你儿子呀？”卖鱼的中年女人问，目光温和地落在我身上。“是啊，刚从部队回来探亲呢。”母亲笑容里藏不住骄傲的神情，说着弯腰从盆里挑了两条活蹦乱跳的野生鲫鱼，只见鱼背厚实饱满，鱼鳞泛着干净的莹白。“你福气好咯。”中年女人称完鱼，笑着夸道，又指着另一个水盆里几条背部泛着金属光泽的野生河鳗，不失时机地推荐：“再买条鳗鱼吃吃，昨晚刚从河里捉来的。”母亲知道我爱吃河鳗，没有犹豫，随手捞起一条让她称。接着，母亲带我走到肉摊前，对着一个圆脸、理着板刷头的男人笑着招呼：“来块后腿肉。”一眼望去，他摊位挂钩和案板上的猪肉鲜嫩光润，透着新鲜的粉白，没有一丝多余的筋膜。母亲轻声跟我说，他家的猪都是自家喂养的，鲜香入味，买回去包饺子吃。说话间，板刷头男人已切好肉，放进了秤盘，动作娴熟麻利。

熟食铺也是母亲常去的地方。她脚步停停在一家羊肉铺前问：“今天有好点的羊肉吗？”“有

咯、有咯！”铺子里的少妇笑着应道，转身从柜中取出一块羊肉：“这块靠屁股的螺蛳肉蛮好咯。”母亲接过端详，果然色泽剔透，肉质紧密，满意地点点头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又带我走到一个卖咸菜的阿婆面前，她身旁放着几坛腌制好的芥菜，有的用细稻绳扎成串，也有的切成小段散装在盆中，看上去金黄透绿、色泽鲜亮。“你来得正好，今天刚有新腌好的，老鲜咯！”阿婆似乎跟母亲很熟。母亲很快称了一袋散装和两扎捆好的鲜芥菜，并对我说，这芥菜都是老太太自己种自己腌的，又鲜又清爽，放点肉丝、冬笋和豆腐，干烧小炒特别下饭。

听着母亲与摊贩们熟稔地寒暄，看她细心挑拣蔬菜，那些慢下来的时光，变成最踏实的幸福。现在当我再次走入这个菜场，恍若梦中。菜场还是那么热闹，但身边再没有母亲的身影。目光习惯地四处寻觅，驻足在一个卖咸菜的阿婆身旁，她坛中的咸芥菜也是金黄透绿、新鲜水灵。我说：“你这芥菜蛮好咯，但今天不买了。”当我转身离去，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，见她仍在笑着向我摆手。那一瞬间，我好像忽然看到了母亲，眼睛有些模糊了。

什么书是夏天该读的？

李东旭

初夏的天气，最是宜人。春日的寒退尽了，暑气还没上来，坐在窗前，捧一本书，正好。

我小时在乡下，初夏午后大人要午睡，小孩也被逼着上床。我睡不着，就拿一本书，躲到屋后的树底下看，我靠在树干上，读《西游记》。那时候认的字不多，磕磕巴巴地读着，倒也津津有味。有时候一只蚂蚁爬到书上来，顺着字横着走，我就吹一口气，把它送到不知哪里去了。现在想起，那真是一段好时光。读书读的不是学问，是快活。

古人读书，是很讲究时令的。《礼记》里头说“夏礼”，夏天要穿夏天的衣裳，住夏天的房子，读夏天应该读的书。可是什么书是夏天该读的？我也说不准。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：“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；读史宜夏，其时久也。”他的意思是，夏天白昼长，正适合读那些篇幅浩繁的史书。这话有些道理。可我觉得，夏天读史，未免太沉重了些。倒是读些闲书杂记、随笔小品，最相宜。比如汪曾祺先生

的文章，平平淡淡的，像说话一样，读着不累。

去年初夏，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《草木春秋》，写的是各种草木的故事。我每天午睡起来，泡一杯茶，翻几页。书不厚，慢慢就读完了。有一篇写栀子花，汪曾祺说它“香得掸都掸不开”，还替栀子花鸣不平——“我就是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”。读到这一句，我忍不住笑出来。

《论语》里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这“说”字，就是喜悦的“悦”。读书本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变成了一件苦差事。其实哪有什么必读书？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，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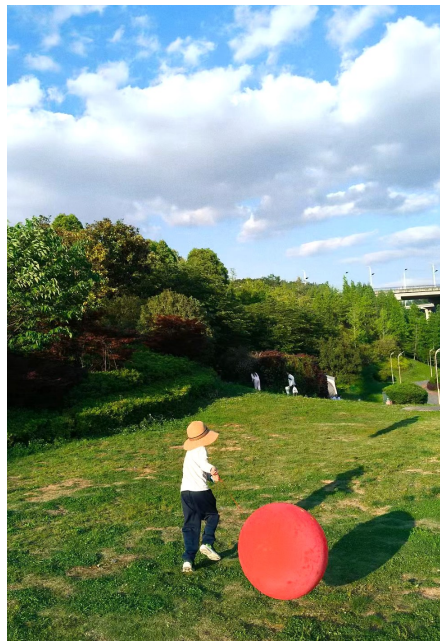
宋人翁森有一首《四时读书乐》，写夏天的几句尤其好：“昼长吟罢蝉鸣树，夜深烬落萤入帏。”夏天读书，有蝉声和萤火相伴，古今的读书人大概都是如此。蝉声在窗外，萤火在夜里，都是免费的伴读。你不用请，它们自己就来了。

拍客



阳光下

二索 摄



桐花开时又清明

何敏

“春令有常候，清明桐始发”，桐花是清明之花。

清明时节，阳光中，山野上，泡桐树枝头绽放出一簇簇紫白的花朵，像喇叭，像铃铛，随风轻扬，散发出淡淡清香，花朵清新灵动，花树沉静挺拔，就像是清明这个节气一个具象的注脚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静明洁，故谓之清明。”

记得小时候，离家不远的山坡上长着两株泡桐树，一到春天，浅紫柔白的花儿开满山腰，我被这美丽的花儿吸引，问父亲这开花的树叫什么名字，父亲说，这是泡桐树。

儿时，我眼中的父亲懂的事挺多，有什么不认识的树木花草，飞禽走兽，问了父亲，

他大都知道。父亲也有不知道的，但他会去图书馆查阅资料，获得新知识。跟着父亲，拿着父亲的借书证，我也学会了在书籍里寻找答案。

父亲会干的事也挺多，身上穿的衣服是父亲踩着缝纫机做出来的，手里玩的陀螺、铁环是父亲用边角废料变废为宝的。父亲在“自留地”里种了玉米、豆角、南瓜、青椒，父亲在院子里养了鸡，喂了鸭。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、文化也不发达的年代，父亲用他的勤劳和智慧滋养了我的成长，丰富了我的生命。

在街坊四邻眼里，父亲是个热心人。谁家的手表不走字了，谁家的收音机没声音

了，都会拿给父亲瞧一瞧，父亲一阵鼓捣，多半还能修好。谁家有了急事，临时要出门一趟，家里的猫狗鸡鸭要托人照料，一准找到父亲。遇上帮不上忙的时候，父亲也会热心地帮着出主意，比如上城里的修理厂看看，比如找找居委会，看能不能管。于是，耳濡目染下，我也学会了与人为善，助人为乐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父亲渐渐老了。再后来，父亲病了。再后来，父亲走了。桐花年年盛开，父亲却不再回来。桐花开时又清明，望着那挺拔沉静的花树，总会想起父亲说的话：这是泡桐树，长得快，长得高！

